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陳德彰

牧庵集卷二十三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真定新軍萬户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戊所衛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户懷遠大將軍塔喇齊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

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先其序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能孝者吾令何恤俟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定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於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令雖在人口耳不鑱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與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爔思昔貳荆憲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修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

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生平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飈鼓鼙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為知死今懐逺以佳公子侍傍又為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弔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濟江將臣公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盖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廕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

長者父死子繼世傳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
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
而兼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為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
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
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
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
把鑄由從公戰郛之通地獲於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
千戶仲兄史閭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

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
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為公九原所幸也公諱
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曽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
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慰史忠武公為萬夫日
隷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户老以公世從大將察罕征
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為百
兩間巧於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閫於
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

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畧司於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為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萬户宿重兵於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覺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闢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鈔千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奪殳斧誅折馬足推步下騎為陳以待分騎為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

戰流血滿韝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為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畧樞授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極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辟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攻陞總管再

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布延以左丞相
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幷國武宣公阿珍以平章左丞
相阿爾哈雅以右丞將大軍南浮漢而下下郢治漢東
蔡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横鐵絙江中大
軍擊拔郢北黄灣辟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
拖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
負創先登矢又中頷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
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

將大師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師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為衛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閩荆閫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功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鋭於是焉盡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

其始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沒入妻子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為鄂公省計事潭留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栅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栅心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伏兵立寐不如瞰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內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使衆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陴牆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抃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

火廨舍倉庫而死潰軍集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畧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抜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群盜在在蠭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畧定盜今復蔓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主常寧薄若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

隆劉監軍凡䤋受偽命二千九百七人縛賊百五十人安集刼貿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諜應偽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為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殺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鬚剔齒疾可以已風板之虎怒爪韡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

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巴圖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賊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以威强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閤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巳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馬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高者卒以元貞元

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於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戍瑞州萬户次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户皆夫子李出餘皆幼女女適常琪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户者金符餘幼六孫女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闞如虓虎不聞拔鬚視等塵土以之膳膂秉旄遐荒宣一西南百年未疆荆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

武昌兵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城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桀黠遺種矢石瘢痏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追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茍華其衣裳又勑尚力業矢象房魚服韔弓雕鞍全勒歸馬蹀躞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遺肖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令代一門三將誰兩列是萬夫二戍燉煌一殘

闍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陛亦遐以勩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故從事郎真州路總管府經歷吕君神道碑銘并序

大德十有一年冬皇上淵龍遣正字吕洙以宫賔起燧於郢相與舟行浮漢而江明年至大之元始識從仕君於儀真傾蓋如素留止旬日禮甚恭情甚浹也又明年從仕卒洙自京師冉赴還持集賢待制趙忭之狀以銘

墓為託嗚呼禮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在余為知父於死知子於生可容讓為君諱郁文伯文姓吕氏相之安陽輔巖人葬地與宋相魏國韓公冢相邇世傳為蒙正文穆諸孫以遭宋靖康金貞祐河朔干戈弗靖者皆二十年生齒耗亡十七何譜牒之能存不可推采其次惟地江南今居襄陽者其系最完葢文穆而上溫鎮項輸廖奇龜圖六世下文穆者皆二名簡廼同伴希同夫問同之中同大與祖七世

合之為十三世祖下一傳燾矣徽矣東萊諸孫必續系
馮令不得見丈穆葬洛陽丈丈靖公夷簡葬鄭蒙休居
壽州大寧大防在藍田豈居相者亦以仕家焉至今鄉
人以韓吕二姓為是邦之望皆優裕以治時肇置江南
諸道提刑鄂屯實魯為淮西憲副按行所部凡他路幕
僚之不職者多被汰黜獨以儀真兵事既集學校修舉
寇攘屏迹鄉師里胥推擇有倫特加賞異白之行巡省
惟得斯人力為薦汲將加峻擢後以僧格領尚書丞相

勢熖薰天懼抑其志貽悔後來歸養寡親築室東湖之千名以致樂寧與細民逐利什一為甘脆資有純孝譽或勸復仕則搖首不對賓至則封羊酤酒相與為樂以不足日為事計歲有饒惠及窮匱丙午江淮大饑乃損中統褚泉為千者踰十萬州閭賴以不殍死者為口不可殫紀惟不置田於郊曰吾寓公也有是則思子孫嫪以為首忘歸君鄉遣洙從張導江達善學蓋文公之婿黄勉齋饒雙峯師事焉導江則受學雙峯覩其必求文

公正脉名子以洙沂汶皆取魯國諸川明所願則學孔子末為洹示不忘父母之邦皆可見其為心不苟操履之純也卒以八月二十日卒六十七歸葬其鄉大考珍在金同知渾源州考忠登貞祐進士第監稅於衛金亡反其鄉晦德以卒妣夫人李亦儒家讀書知文於老佛學亦造其微監稅卒篤君於學太夫人力焉妻韓氏亦衛國肖孫克勤治内有惠及小星之譽前公一年卒洙克佩父師之訓夫豈無自而然哉故為詳此使有傍韓

呂合族焉君賦資强敏而嗜學志為世用經史餘力周
覧洽記刑書算數尤所精邃並仕山東道提刑書史詰
姦明允雖丈無害宋平轉兩淮鹽漕書史是時江淮新
國剏為規制抽户為工散獘為本商賈雲集舟楫泝江
遠及長沙法簡政平取不剥不羡不罔山賦入其時上
計於朝授從仕郎兩淮都漕經歷方數千里之事蘂歸
是幕力所得為若善御之得輕車熟路便施弊袪功倍
曩昔會東征倭行省責治軍旅伐材造舟鍛刃餽粟與

夫役民為篙師必長百需之來其忌雷霆以君才優治必必善撥劇乃轉為真州路總管府經歴真州去東征行省最邇未下他州而先及者公以淵龍舊臣或踰分于時其乘雲雷以依日月不難也惟揆道循序表表中行亦時才之可廣者男孫一人女孫有歸與在室者如干人銘曰

丞相之貴禮絶百寮平章拜之猶體不揺惟於命官不敢堂帖必謹具階准勑以牒蓋尊名爵亦使其人知為

王臣自重其身品雖從事居下之上所職則要淮漕幕長煮海為鹽立制禁姦通商惠民鹺利丘山控地之要亘數千里令速責成效於屈指隨以征倭改幕儀真蕞爾一州行省日親軍輿百需自近而賦其集有方益爾暇豫餘力及州役均校修逋歸犴清田無萊疇為部使者收其德美上功於臺將置風紀時秉國鈞虐焰爍天故棄休居明哲身全事親致樂讀書教子羸貲州閭荒歲救死在官與去為惠則邪㓨子而才家聲克荷太行

之東輔巖之里碣以表阡華爾桑梓

皇元故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王公

神道碑銘并序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凡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

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冑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冑南海平矣與反虜劇賊戰未嘗歲釋介冑合是三者之戰凡二十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是年以是命也令將以某歲月日還葬鄉覇之大城孟邨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懐德地下也敢以哀嗚公大參龍州李公亦曰是公以鎮撫事先武愍公於帥府先公至地亦至焉者其

事然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若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英故衆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録其從濟江功賜銀符長升千夫李璮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禄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郛省旌楮緡百戰江中斷横江鐵絙菑楗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楮緡百從令太傅南代戰最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

夏貴鄂之陽邏獲船二艘首功三百錫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於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於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賞帥府改行省從右相至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及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岕

洞崖石砦饑李梓發兵南安别降林桂芳昆弟新會處
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
王清遠遣馬帥陸徐相襲廣州廣州皆擊破之斬三人
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船至
七千艘衆號二十萬其别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邨先
是公嘗課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為戰艦三百五
十鳥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沈死海洋生致黎
德歐王與偽都督丞相兵馬鈐轄二十四人皆磔之椎

其偽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懐遠大將軍同知廣
廣東宣慰司事三敗東莞盜張强三千餘人首功三百
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盜少戢其使入覲恐公受代去歸
預乞尚書宜留再授懐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
事降循盜古尾郎長樂自宋亡十年招不能至者販賴
勝立興寧廢縣以宅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
亮官并吳禽三首而壊其郡最斬盜為起二十九二百
七十一人令著其尤魁驍者皆鄰省連兵頻年不能加

誅公必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烏船遊擊之不盡不已其為什為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是諸盜名若可易而顧誠難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大夫死登陴陷陳猶足為名澤及吾妻子今横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嗟哉此覬望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如何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今伐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以聞代踰一時而卒惜也

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逮亦既克
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甥有戴德仁者舟從至
南康燧書以還可尚矣銘曰
北海生濱卒瘞魚溟萬里歸棺低昂縴旌維之南溟其
險不測其北嶺嶠群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劖空羣盜
利之自王自公凡在滕國敗日難令與今吾元跳踉豪
㔟公有砧斧腰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
始勞襄漢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

棄録徽奚示後人曰訖炎趙猶兩孽噓爾爾死灰乍然已息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貪人所同公差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讋剿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令思永悲白潛昭幽丞太史職載銘不亡有穹斯石

有元故少中大夫淮安路總管兼府尹兼管内勸農事高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大之元高氏子璉手其家乘中載教孔孟三族楊潛

齋庸孫洧陽希獻太子諭德蕭勤齋㪺為其考少中公之序之行狀埋銘丏太史公牛馬走表其墳道所未識者獨孫洧陽若潛齋勤齋皆走所友其文自足昭令而信後而走綴言其末無乃顧為先德累歟以故久未操觚後思共公都漕河南我先世父少師文獻公行省於汴公來受約束於下執事走嘗還贄焉再都漕關中走時泰邸文學相接之數數又非昔一還者𠛬聞璉也嘗師事同門人劉憲副存齋李偉曰善篤學力行者可虛

其請耶遂序之公世平山人諱良弼字輔之祖俊民妣
吳君二子進林進金鎮國大將軍守滑倅太宗大封同
姓國毋弟睿宗真定享國不延莊聖太后主是分邑置
規運庫林為之使其歲上供子息蕃多而家亦殷昌姚
門君三子公為之冢就傅讀書端重異羣兒會真定火
延燒千家言之庫使君是災幸不及吾家吾力不可盡
發財以賑君聞擊節曰及物之心見於髫稚他日大吾
門者將由是而行如其言既冠俻衛世祖潛藩後正大

位盡付全趙財賦聽其綱紀而歲登贏時天下困於鉤
稽公以全趙獨遺入請亦置計局帝曰世所困者汝獨
求之可矧其無有斯冐其間至元改之明年官奉議大
夫同知南京都漕錫之金符六年改使河南拘榷税課
所其年仍河南升都運使他道為使惟知徼寵專利賊
下罔上以自私盈路怨咨莫之省恤獨公軫歲旱荒發
廪下估市粟以濟其饑大為醮祠以禳蝗孽斯皆職民
者宜為而治賦臣顧先之俄然天若悔禍兩澍蝗死人

則詩而歌之冀采風謡者取上聞也又以用兵襄陽賦河北諸路之民轉漕人畜勞斃而粟至者亦絶續不時公請增直以糴則人趨利自至以賦民漕功將倍蓰省行其策由是軍中囷廩充溢或露積不垣滿秩官朝請知鳳翔府事治民安思永利之乃倡民導汧水起遥望畫閣底五十里再冬而成溉田三千畝水輪十七民之圃蔬園藥者又井井乎其濱岐人惠之姓為高渠僉憲劉仲修按行其地賦詩勒石紀功安西王開國之三年

詔許凡官關中者職不職聽其承制遷黜由是升中順
同知陝西都漕其使郭琮恃獲上且阿中盜殺臣雲
巴勒肆為非法公與連署凡賊國病民賈禍者縮手避
之琮敗獨無所汚朝廷恐其屬偶逃連坐遣使深贊者
數輩鉤稽簿書於公無絲髮得遂家居教子樂賓或縱
遊山水勝地以自適二十有四年制下其家起以少中
大夫總管淮安是郡前以征倭責治海艦歳市財萬富
商恒大其直通有司分入其利積材已十三萬下車吏

又發郡帑四十萬緡如歲例續市贖署公曰已市者足支一紀復市何為下吏於理飛書上列以為徒爾耗蠹縣官富商恐壞其姦夜持五萬緡以禱公曰若欲如他人貨賕吾耶吾不能同汝為盜叱去無幾時行省報竟下如數收市公歎曰吾言不効於是商尸位何為一欝發疾以卒實歲丁亥二月二十有一日也年六十有六公軀幹魁碩風度凝遠望之已知其為不人下者剏其秉德易直剛而不競柔而不撓友善日親惡不急去真

善應世務者元配夫人刑君前公卒繼配夫人董君後公十年卒姻里皆師其婦道母儀五子琬璠珪璉瑾琬由任子尹宜陽後公三年卒璠中殂以海船船總管戰没交趾三女歸成都三務提領閻郁湖廣行省郎中郭孝華州判官魏餘慶男孫一思誠女三歸王秉餘幼曾孫男三女二皆𥘉幼公初葬真定後十九年子璉以公生樂家秦没而魂遊遠也從之長安縣華林鄉祔兩夫人而琬璠皆從窆新兆公弟良輔良輔三子璋珦瑄居

汴佐二子瓘玠居其鄉銘曰

姜齊之苗食釆於高地以姓之其來也遥其系其傳文字無紀令其可推繞祖焉爾全趙全湯千里其疆誰之國之緊我睿皇考居其間斗食自晦入出金粟克當其會再傳而公世皇飛龍

牧庵集卷二十四

元　姚燧　撰

神道碑

武略將軍知弘州程公神道碑

由程氏世為太原初縣人燧考歐陽公表唐相系曰程出風姓顓頊生稱稱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其後世掌天地之官裔孫封程爵伯洛陽上程聚則其地也至周休

父失其官守以諸侯入為王司馬及銘文簡公琳碑則云莫盛于唐宗分為七廣平中山濟陽靈洗其三則皆祖魏安鄉侯昱而系表皆無是言惟升上三四世而止豈今居太原初者或廣平中山分散其可系則自其高大父主祁簿政生曾大父禮武科取官忠翊郎至右武大夫守隆州昌陳金兵以歿宋愍節死賜錢百萬歸葬其鄉大父天祐醫以自業卒葬文水考達以太祖建龍旗九斿即位之年丙寅至戊寅兵金之年為十三年年

二十餘與兄通弟進倡豪傑來歸完保其鄉爲提控爲監軍鎮撫軍民都彈壓管民總管銀符甲午金亡之明年還鄉民五百亦占屯籍詔易金符位總管上發平陽河中京兆民二千屯田鳳翔賓僑客其地城中猶荒錯荊棘逐虎狼則田疇非立茇舍伐株橛芟蒿萊不可以入錢鎛以觀銍艾戛戛其難哉矧西則秦鞏未臣行金正朔南大散關距宗百里北山飢盜縱橫日夕相寇殺丙申又爲征蜀所塗師旅去來館餼之須十以率之屯

供億七鳳翔繞三後鳳翔民稍集資屯猶六焉為之七年當歲壬寅以終其賢其能其勤其勞有盧昭文摯墓碑言公諱介福字伯祥故事父嗣子得嗣為歲辛亥宋四川制使余玠潛遣偏裨火絕棧道木閣身將大軍攻圍興元城方孤圍公將屯兵五百從都元帥都爾蘇入援及絕無從得塗值三人自圍所亡歸許貰其死令導由他山刋木出陳倉玠以為自天而下焚圍宵遁其年憲宗即位凡中土列聖符節告身盡收之官明年入覲

還金符仍位總管工屯田鳳翔制許專殺有王姓民毆兄至死即就逮其親請鄉鄰善公者懷白金二鎰來貸曰死非他人吾長子也今又以季子償死吾誰與為養惟哀而全之公卻金曉曰虎狼獸耳父子兄弟且不相噬人而賊殺同氣其不仁也暴甚虎狼此而不誅何以正是邦之戮敗天倫者竟尸之市尋岐雍民家奴皆蜀俘百十為曹相煽亡歸公悉之還朝廷聞之率以為反遣持齋齊來按事逮其主將盡殲之公曰民奴群逃主

何與知惟當誰首亂者由是惟誅七人孟待制嘉之因扁其堂曰明恕戊午憲宗進討西川乘輿入由鳳翔多其津梁館餼廪餼修治豐潔賜金幣五白金為兩百五十世祖立極中統庚申收上符節告身如先朝以前屢入覲潛藩熟公還金符至元四年丁夘以平陽河中屯民為軍假公子松長千夫將戍成都其還鄉民五百入傳官公武略將軍知弘州下車渠桑乾水灌田五十里新州廨以示安榮一刬夙昔苟簡之弊歲饑封民所食

木膚草賣上之中書得發廩以贍械素豪猾之于治以病民者于市懲衆摧曹徵君子汝弼教授以師是邦使士知學其古人所謂糾姦示惡流恩褒善者類歟十年四川上所戰功制問故符安在對以弘州仍佩制解傳松漪秩還歧二十有六年己丑年六十七冬雨木水羣鳥噪集庭樹三日公弗善之覽鏡入侖前諸子訓曰吾平生無他長人惟俯仰無作愧天人耳若曹可篤學自脩則在家在邦不患無孝忠之聞也惟求善惡在己有

無無以人過于毁譽而輕愠易善語訖而卒實十一月二十一日也踰月從葬于其考鳳翔之名亭鄉兆次兩夫人皆前卒謝君四十一年富察君二年四子長松次檜八蕃副都元帥虎符皆不禄悌彬業儒孫五人萬里秦山殤壽山業儒文演陝西萬户虎狼文饒未仕女十皆歸名族其天質仁厚剛方孝友明信哀孤敦宗民奴禮士者有陝西貢提學其墓誌言銘曰

狩燬將軍頼基父勲田岐雍郊千耦其耘人初小之治

寄是府勢若異然此客爾主後一歲中校其賦踰爾財
四三此六七居無事而農我父我鋌警將一旅從寇入
出悪廟兵宋師由褎斜百須餽供應求咄嗟帝用嘉止
幣金實匪其為龍光疇與儔比于後世皇詔其子松將
乇千夫戍鄰祚卬其半乇民岐雍之界移公刺殳足乃
騰驤乃渠桑乾膏潤孔多偃道以仁越度用苛視民之
飢猶已紾臂亟請于朝發廩以食滿秩養安十五餘年
靈烏吉凶得氣之先觀古史臣為人紀善雖一行言亦

取立傳志在行後尚鑒用勸子孝孫慈乃祖考思惟懼平昔有美棄遺託諸能言金石昭垂走非其人彬爾來即拜手過求先德為述誄究而章其言洋洋匪資礎龜疇遠闡揚

譚公神道碑

譚在周千七百國之一子爵幽王之譚大夫衛碩人之私譚公皆其遺苗後世子孫遂以國姓史代有人其居德興之懷來高祖而上不得其世曽祖信金鎮防壽州

千夫長祖伯全家累千金父賓榮以徇北功皇元帥左
都監虎符寄治交城遂令其縣削平盜賊賢士逃亂者
多往為依公生以歲戊寅髫年入學穎慧彊敏拔異羣
兒成人兆緒嶷嶷則見十五綜經緯史講貫精熟會課
朔望每毘諸生為交牧廬帥所奇以女妻焉軍中得書
則馳送之故其家積多至萬卷國初為制皆世其官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或父兄存將傳子弟者亦惟命故考
府君以元帥左郎監交城令推其弟資用卒公以嫡長

嗣為十九年矣太宗之八年丙申州縣守令上皆置監
動惟國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說譯人盧其見欺乃私與
善國言者遊目薰而月聒之滿歲而悉能精曉他日郡
議不資用譯應務無滯人悉異其不學而至朝廷置斷
事官于燕曰司瓊林園之臺人人則曰行臺府檄公往
計事歸請省諸工料費橫取民者府僚便之舊文谷水
分溉交城為平牧鄆師所過專利其縣民累訟之終不
見直躬造大府爭之鄆師少公恃為父執至武師詬公

不為報惟理譬折彼遂喋屈至今其水縣蒙其利杖部民持吏短長恣為非法者幾死民患其威俄入覲因中書耶律公面陳初乙未料民州縣率以無產僑客入籍用示其庶及賦丁悉避逃徙責徵實存官無所取稱貸賈胡困不能償迫改立約以子為母譬以牸生牸斗十年千頭滋息日增帝為哀之制許貰其逋縣無鉤見民公私之負三年勿徵子母對止亡民能歸其復三年縣境大魋而鄰民曰吾獨不居交城耶州縣守令益害其

能請晉一府遠輸之糧于平陽及至又移輸京兆仍守其出比盡而返數年由是縣民困劇隣矣憲宗壬子復大料民公削其逃徙其兼貧弱雖損戶數故是縣差不艱窘歲甲寅世祖潛龍平大理還始入見嘉其舉趾凝重出話慎詳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為縣遣邇臣出使必以公偕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由戶寡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略司于河南宣慰司從宜所于關西行部于秦州漕運司于衛安撫司于

邢盡遣諸軍屯田戍邊首淮尾蜀以休秋收冬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侯屯庶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間之遂解兵柄他王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為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萬户史萬户兩人罪請于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兩公也自餘我到專殺虐焰薫天多迫人于死世祖遣庫濟青左丞與公來臨無與鈎考而彌縫其間時通動息藩府會明年世皇

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猶杖兵民諸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公歸丁妣郝太夫人艱留府奪哀起之世祖始分兵南征俾公治懐歲旱復鑿唐温渠引沁水河南諸縣中統建元制褒其賦性寛和練習政事以為懐孟路總管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换虎符訟隨日決曾不留獄教民植業桑疇麥陂稻塍芡湖果圃芋區水輪步船無有遺利或用致饒民其藏獲侯克寛孫宥等家男女數十人引蕭讓為府史升知事積官運使按察使至元

二年罷世侯省懷孟衛輝兩總管入彰德以公為同知
無幾時官嘉議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明年奔元帥府
君喪交城中書不聽終制迫懷沿職瀝水疊石為岸梁
木其上歲易腐敗規為樓十二楹覆之慮其財擅取帑
力輕用民得請户曹而始究工上下列肆月收傭直資
府公須參政楊公紀績于碑官少中平灤路總管既至
疾歸七年散階例降二等與職上下官奉議司農少卿
尋進嘉議京兆總管兼府尹者一年改陜西四川道提

刑按察使當按行四川以邊方軍政多所闊略未可以內地文法遽繩脩舉大綱而止州胥府史坐贓汚者以始犯罪皆輕平下令治事之餘使學官聚為講解期通一經庶少變其筐篋刀筆之習漸摩禮義則恥貪冒而不敢蹈時詔禁有妻娶妻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世德下衰婦人以悍妒成俗既無子又以是許制其夫將遂絶茵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十年中書左丞答順時為宋帥

嘉定入寇大敗僉省嚴忠範于成都沙坎入其郛我師退保子成工械忠範至都俾公代為僉省至則瘞其暴骸完其焚屋賑其飢貧集其流亡撫定一年西南夷羅羅斯内附上以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為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還京兆治裝或說蠻夷無親不常叛服宜以老疾辭行公曰受國厚恩圖報無所以皇上之威德遠被何往不可何私自幸其安乎就死其所懷人德我馬革裹骨歸窆是焉志願畢矣遂行未至行豪盡為

河西所刼事閫工慰安之再為降制及軍中所須至其境方輸皇元同仁不間遠邇特置大師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徵求朘削汝也國人大悅而公以不能風土竟疾卒至元己亥九月二十有七日也年五十八門壻李某護其喪歸子克脩迎之中塗號慟屢絶懐路之民哭柩致奠者將三百里以明年某月日葬河内某地後踰三紀公之孫質拜而言曰君及知先祖且與先人同事許文正公求可銘先祖碑者含君焉將誰託筆遂曰

嗚呼公奉命始至秦于時識之其後尹洛燧時家洛公遊處必見召嘗謂為忘年友雖辭而不敢居抑不可不謂之知己于其平生若可槩焉子之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先師以初入見潛藩之年驛召至秦後四年公使至見其道德之容聞其仁義之言考其卓絕之行憂世之志樂天之心出謂人曰今顏子也先師還懷公為之收以求言焉則謂之曰學者或滯于形迹而不適用中理合而一之斯可謂善學者猶導公以用世之

方身親接久而始示以性理之妙而操脩之又使克脩盡弃其學而事之其能好人也如何默爾吉為監于懷以暴戾跋扈名聞一時同列少逆其意或詬詈侵辱不異僕隸公與處八年細故則讓事或害政則誠意剴導以理使孚信之能改而止惟遠以不惡而嚴又游顯代張左丞宣撫大名為諸路總管求金符奉已上公言之中書辭不受命曰聖上不識譚澄耶為顯所舉省為去之其能好人比類亦庶幾其仁者歟太師趙國劉文正

公論天下仁牧得邢之張芸夫懐之譚彦清何憂不治哉先師亦言譚侯辭氣温雅雍容樂易達時識治足畏服人其為兩公推與華袞之褒何以尚之夫人盧氏勤儉惠和不侈既貴能以身率不輟婦功故婢數千指約束如一壼範之言所至化之克倫事裕皇出為江南湖北河南北陜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秉受懿美得之天問學脩為受之師忠信豈弟臨政與人皆踐其父武女九人適淮東宣慰使傅奕延川令李某湖南書史石

某江南榷稅使賈時益汾州萬户子杜某杭州總管子楊某澧州總管子郯屯某參政子盧某交城以次官子王某男孫三人忠尹大名之南樂質宿衛成廟已銓未除文庶未仕女孫七人適湖廣省員外郎袁景韓知陵州杜明耶律太傅濮國公孫某東昌總管之孫宿衛成廟許諠宣慰使子傅蔓文某賓某銘曰

有翼其恭有温其雍有訒其言有裕其容人有其一足曰善士矧公兼之宜克用世魯昭十九猶有童心公于

其時師政已臨視民之傷猶已致者奔走不皇說工敎

下事太定憲由邈皇居與率土臣衆以視諸入侍大帝

藩府帷幄而日迺與俊義薦擢凡厥大猷亦與有聞權

臣肆虐恃䲧其紛大帝南征歸正天統于㦗于洛于灤

于雍于是有衆迭司牧之憝積寵嘉虎節陸離進之風

紀詰姦慕蜀惟政以仁不一文律嘉師縱兵入冦成都

劉吾人民火其外郛奪嚴諸侯于彼僉省以公代往責

使撫定安鎮一年移師西戎皇威甫張而遏告凶最公

之仕歷年四十其二十年為帝賞識矧其有子官風紀三其取于天而得已貪走賦是詩鑱石墳道期爾後昆百世是保

轉運鹽使曹公神道碑

維曹肇國則自文王子振鐸以武王弟故與唐康管蔡霍屬以别之鈞曰叔春秋十二國曹猶存其後子孫雖散之四方亦皆曰吾先人顯諸侯捨姬氏惟國姓至參以沛吏佐高帝興漢功侯平陽國或絕或續魏文帝丕

篡漢以有中土者凡四傳四十六年自是聞人史不絶
書至金初曾祖儀貫籍睢之考城以明罰執法為郡功
曹生蔚觧試魁開封生鷟以材武受知皇元帥劉公引
為天下規運提舉妣夫人赫舍哩氏金源貴族生公諱
世貴字仲明由翰林國史院書寫為元帥府提控初高
麗自太祖世納欵而國王穆呼哩方總兵歲東征不休
虔劉人民而臧獲其子女高麗患之棄王城徙其民江
華島世祖哀其酋服為罷歲征諭使復王城今瀋王之

祖感其令功林演之說仍安其所不以時徙帝怒命嗣國王塔納格爾兵其界遣平章政事趙璧行政東省公為行省宣使入與演與同惡暨惟茂禮書宋訟禮侍郎洪荼陳兵以逆公叱責曰汝海邦小夷敢以威脅天子之使則反矣戮十餘人縛演致闕國王導之入覲帝嘉其忠赦授忠翊校尉曹之城武令有惠其民勒石頌之凡三遷皆同知劇郡吉州歲荒發廪以振餓羸隆興羣盜據華洞數調官軍討不能平遣公諭招之悉棄險來

下皆齒平民建康去以母喪會庭議凡前竣官者例陞之改温之治中以未終祥禫辭明年官朝列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職乎民者進為風紀非聞望出常調者憲臺不輕以畀至則糾閩省平章黙勒賊民蠹政下詔誅之彼其同列大為震肅滿秩官中順還興化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凡民為羣盜鍾明亮刼脅污染進討將士取而奴者無慮千人皆汰之遷福建都轉運鹽使未上而卒實大德六年六月二十有九日也年六十一

葬太平之須城登賢鄉夫人趙氏南京提舉趙晉之女妻道母儀姻里範之五子定國尹江陰州兼勸農事靖國同武昌等處榷茶提舉皆夫人出次室葛正國安國輔國皆葛出方勵學女孫三人銘曰

率土之逖將帥侯收有没其齒天威不覿公一布衣從省東征問罪高麗負羈以行檄行浮海從江華島敢拒為亂魁脅縛討王孫導之入告為猷甚為帝嘉邑令用優既試牛刀易猛以惠尋峻其階告洪昇倅吉拯歲荒

洪咨諭降持憲于閩渠允斧亢爲牧興化凡冦滋蔓波汙平民悉賴以斡轉而閩漕鹺利是專甲子方周白日遽捐平昔履歷盡萃乎此在邦必聞可無愧已而所未白在家亦聞衰俗滔滔在官幸身親未卒哭期月已出王事是從笑言自若公則異諸昇護輤車改溫又辭練服未除若是自致庶古少跂化民興行足裨至治須鄉登賢而祖有阡碑以表之庸信其傳

少中大夫孫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有三年遂以直學士召至翰林孫公時為闔省郎中數千里狀其考盧川府君之行將託之石見求既為銘其墳道矣大德四年為懷孟總管且卒顧言其子墧鄄忠愍曰死必求姚翰學銘吾碑至大二年遂方承旨翰林忠愍其時已為宗正府郎中始致是婦翁之命嗚呼何公區區不鄙余言若是之不忘也公諱顯字榮甫其鄉望遷徙考妣年葬兄姪名爵前述悉之公幼學既長以其家隸兵籍歲從大將南征世祖立極置江

淮江漢兩大都督東則李璮開閫益都西則史權開閫鄧州與宋揚州襄陽兩制帥犄角及璮誅廢督府皆為統軍至元五年大集天下兵圍襄陽起本平宋八年敕統軍駐淮北實制下流西援之兵明年改行樞密院者二年改行中書省于淮之西十年襄陽下廢省復行院明年丞相巴延行中書省將大軍濟江又廢院與是省合公以從戎捍敵應變倉卒益示暇豫未嘗𠕋錯故由書吏至令史數年不調宋亡明年積是勞勤官中順大

夫遥授知英德府同知太平路總管府事又明年改江西行省郎中宋餘孽兩王盜據廣海遣將給餽凡其征需動咨幕畫隨亦殄平十八年官少中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朝廷遣使鈎考錢穀及侵年者遂大徵集諸道官吏無慮千數于鄂省責公主計局其使善煩其令為藁甫定則一易之傍求多塗約束計吏于行莅苴公衆辯曰冊已具矣何至衆多為是持久不絶之務乎有絲髪遺罪請身任使為之止其不屈威暴如此乃歸計吏二十三年廷

議以平南國升秩過岐例陁公為朝列遷福建行省郎中以犯法臣陰楮緡十三萬定能正而不阿卒無所染明年以僧格為丞相為尚書省中書六曹悉以歸之而鉤考尤酷省臣而下或杖辱而閩中獨輕平未嘗若浙省迫人于死者南雄械賊百餘人為草竊者當死公讞之惟刑三十人他悉縱遣安溪賊連十五砦為寇公諭下之省議苟下惟罪首惡至是下者數千人衆欲盡屠壯士分有其子女公抜劒止曰省議云何敢掠取者論如律惟磔首惡一人大德

二年復少中大夫懐孟路總管兼諸軍鄂囉兼管内勸農事民蒙其利者惟竹始竹之徵利財自戊戌宣課所惟在洛西懐輿輝檣皆民産由馮德用為河南漕長以兩郡之竹妨其課利請官有之制國用司為奏可而禁之法密雖其故主輒取一箇亦坐以盜數其節為布罰園傍之田民耦耕侵犯而出亦指為罪民甚害之官復竭園伐取竹日益耗而課入不除公策千部請令故主輿隣地護守無禁斬伐惟責輸賦是亦復民産之漸也

符下從之令鬱為茂草譙樓廟學有老弊者無不經理新完諸王妃主輕郡賦民木席為屋絡繹周之晝食夜息各異為所或前期一月具而不至民又守視不去去又官吏規取其物無所于訴公至製卉布為大幕容倍百人可以離合卷舒既便以輕載以十車之力送往迎來無不至所皆前政未為者病革猶卧治事卒于郡治仰崧堂之別室是年秋九月九日也年六十一夫人程卒以至元十八年繼夫人楊卒以二十有三年今夫人

李嘗刲股肉羹進覲已其疾斂則斷髮納柩中示與同
穴子五二十有七年長某舟死江中次某以任子爲單
州判官餘未仕女四長程出郭宗正妻今寡次李出適
智某餘幼銘曰
崧高詩言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王不時巡而公之先世
家其下其仕其隱譜無究者及公之生珥筆從戎志期
振拔以立事功周旋統軍行省行院雖屢易至爲吏不
變以才見留謀資其優逮夫濟江勞力大酬英德太平

遥領知倅官之中順副以僉端尋于江西長省幕僚進而少中其秩益起轉而判南同知宣閫奔走聽命踰十名郡例陞始躋朝列稍畀于吴于閩省幕再為後移内地理問汴省復其少中總管懷孟平生履歴其止于斯治兵涖民何事不為為則事治有譽無刺其于為臣亦盡其義其所卒地郡堂仰崧何公于崧生彼此終豈人之為造物者意歸安崧丘後昆以利

勸農使陳公夫夫李君神道碑

少中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陳元覬語其妣夫人平生于其友姚燧曰河東李氏有開國于金爲金吾衛上將軍者子孫雖世搢紳多顯人人不日之惟上本其先曰李金吾云夫人則其諸孫陝令欽若之女先君勸農使將授室祖考妣規措公潁川郡君審于采擇聞夫人淑姿懿行布幣聘之夫人既廟見吾陳氏世緒絶遠族大以蕃先君上有參議提學奉職三兄善于閨壼脩職謹事舅姑孝之娣姒友之姻戚睦之而僕妾恩之

咸曰非漸涵姆訓有素不若是以履度循法也歲壬辰規措卒天兵劉全河南獨奉職以詔使死亂他族皆完自洛之西徙家觧梁夙所居積蕩無遺矣會歲大荒夫人擷穭為糧然火照積以事頴川雖流離造次其故家遺風不衰平時三年而頴川亦卒叅議與張夫人嫂也事之如規措頴川先君叅某軍中或自軍所來槖之一錢尺帛不有之私室必歸凡嫂先君求得奉職二孤女民間夫人予過所生歸諸令門元凱生有三年不為天

所恤以歲丁未四月四日卒年三十四葬之𡼲山先塋亦賴天之靈獲託其遺體者令白首矣每悼夫人棄世之早前先君二十四年先君後躋位光顯不及同其禄而元凱之士則濡先君休澤者禄養滋不及矣今惟有表章德美于是金石以慰靈下泉開示子孫于方來者猶或及焉敢屬筆于燧曰吾妣氏與陳同姓也燧之曽祖妣亦李金吾諸孫不知于夫人姑歟又戚屬也比燧不敢以不文為讓者勸農使諱膺夫人二子元凱元英

英殤孫坤女孫二人皆有歸矣銘曰

良農于穡天勤其力或報之秋秩秩夫人來殯于陳百罹艱優君子中道弗偕其老年復不脩何天陰隲嗇施淑德貽子是酬持斧繡裳風紀四方民瘼之瘳爲時聞臣人賢其賑誰異其謀壽母之子名不世齒泯泯堪羞剡首之碣有美枚列以表阡丘

牧庵集卷二十四

牧庵集卷二十五

元　姚燧　撰

墳道碑

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觧公墳道碑

至元三年武宗若曰内外庶官五品而上既皆宣授于其子孫亦光顯矣而其祖考猶或布衣歲時廟享工祝致告無所稱謂非所以興孝天下也乃敕省臣列五爵

三王加階勲而等威之五品子男從男正子者縣四品郡伯皆惟考一代三品郡侯父及祖二代一品國公祖而上逓衰之至曽為極焉惟褒詞用御前寳者以具名聞他如宣授用是少中大夫秘書監丞解節亭之考禧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渤海郡侯妣樊渤海郡太夫人祖政祥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渤海郡伯祖妣樊渤海郡太君節亨將昭聖代禮使臣下之美且侈吾家千載希闊之遇樹碑先將託筆于燧因惟前古不及三品者不

以封謚揆今爲制下及五命至德深仁爲何如哉揚厲

張皇史臣義爲解故解氏略其遠絶惟始上世諱元家

真定者有子十有二人高祖諱徹登金進士第五子曽

祖其季諱信當金末世爲真定綾錦院長官娶安氏實

生中順安卒繼娶密氏國初徙所領織工將度漠道卒

野馬川中順事繼妣以孝間讀書力學强敏兼人淹貫

經史尤邃易學傍及天文歷法靡不精究金棄河朔全

趙已爲元有會武仙殺都元帥史天倪以城叛而臣金

由太君為高苑金武義將軍女霖之女遂避地高苑歲戊戌太宗詔試多士中是選者復其家中順以易義登第卒年八十三肇塋殯之渤海安豐鄉之東原太君卒年九十四曽祖死遠役柩不得歸别製衣冠呼其魂合曽妣考妣兩世皆窆是焉二子禄及少中惟少中樊出誠篤而多學為軒岐言是邦疾者特為司命擇師教子恬忽時榮歲荒則發庾賸飢凶喪急貧無待見告賻而周之則吾所儲如彼外府少不留吝稱貸逕歸火券罷

償部使者經郡觀省民俗必以其事上聞其章不許堂帖有司大書其門旌曰義士詞垣之臣賦詩交詠凡是鄉閭無間嘗飲惠與否爭進饋賀其日免織工取直未入綾餘五百匹至大之元冬十月二十有七日不病而卒年八十一妣郡太夫人亦樊氏金行部員外郎之女常從母受學故于經史及列女傳皆嘗誦習且善書歸子解氏賢淑有閒舅姑姻戚稱其孝睦亦以至太之元冬十一月二十日卒二子節亨筮仕為工曹吏出為濟

録事參軍杖其豪右使酒公所者于市由是惡少歛迹再轉德州判官大新廟學以振風教移獄疑囚凡有司積歲不能正其罪者皆檄讞之合前爲録事聽審得情使誣詆者不得脱死無辜者頼以伸雪無慮引連數百人事有令太子少傅李謙德州學記郡文學所紀部使者之章可稽焉擢光禄寺主事集賢院都事祕書監著作即令進而丞秩躋三品又降恤詔推恩二代下及壚墓其于孝子慈孫責己塞矣擕謙提領濟寧益都屯田

以親年下無𠑽侍辭不赴三女長適知和州萬宣次適同知膠州姜陽李適太常少卿王景元男孫六儼侍儀舍人儀國學生四未名女孫六長適般陽學正麟王餘姆銘曰

生烜其名隨死而泯猶于栁車曽未旋軫一世冉冉幸趨者多思所致然夫豈在他由積無素功微德薄譬彼潢潦其盈易泄惟義士君詩禮青氊術已惠人矧財善捐篤生孝子家學弗畔一爲集賢兩東觀用是宸楓進

官少中推恩其先俾貴與同又爵之侯土以渤海于祖少陁惟土未改中順伯之兩妣皆樊太君夫人貴及墓門平生侯伯精多用物安知斯時不已肉骨刳兹秘丞膴仕日躋爾伯侯進爵會齊安定東原萬家可置戸以守之用華百世

磁州滏陽高氏墳道碑

有國之所以寵臣下者二曰爵曰錫爵自九品推而上之至一而極雖有策制敕授等威具歸皆億萬維臣之

同若夫錫也億萬臣中無有百十之見及者人臣得之一已幸矣況于三乎在昜師象以三錫命為懷萬邦今江浙行省郎中高讓昔都中書左司事錫象笏禮曹郎中錫貂袪䄂狐裘中書左司員外置錫白金百兩金奇服三實三錫矣古所以懷萬邦者集其一身則天子之加禮以使者何如宜謙丐燧大書先桓上以嘉君命之辱下起以本父教之忠也維高氏自汾之孝義徙磁之滏陽則紬其曾祖府君有官勲于金喪亂失之祖府君諱

閏夫人張氏考府君諱澤字雲卿金既播汴太祖徇地河北人能以州縣下者即以為守令僚屬聽自置罪得專殺磁守杜國用知府君吏能求以自佐推澤為孔目官俾司其州岸獄招求散亡之民大兵之餘市虎田萊驅而翦之以立公宇四境戶版僅及千數他州之民聞磁懷輯有譽多來居他州虞捐戶數欲徙還之不得遣追胥即傲倨賦士壬天下大料民戶歲入銀四兩民已無所于得州縣追征不休回鶻利之為券出母錢代輸

歲責倍償不足則易子為毋不能十年闔郡委積數盈百萬今長逃債多委印去時開尚書省于燕府君頻每以二者為控曰今天下一家無有此疆界民之錯居爾從土斷又百穀桑麻衣食之源歲觧取之為利無窮古有天下者悉驅游惰之民盡力南畝今釋是而戶賦人之銀且産銀之所四海無幾必深山邃谷鑿遂篝火畚礦鼓治而得焉可以盡給四海賦民之求哉若是不已時日消月削窮益滋甚省雖是其說竟以法制立矣皆

不得其要領而還中統詔下而負銀始華州遷滏陽令府君曰孔目州佐也他令由吾銓今乃與是班乎薄不欲為後朝廷誅東反虜懲世官弊守令之選收歸吏曹而易其地前為令者悉以令遷府君惟自州佐監武安衛輝單曹酒税衛輝單曹加提領或咎昔不為令府君則曰命實使然我自棄之又將誰尤天令界子征商不剝下媚上道及民矣安為而不畀之及謙入官來前飭曰吾所以屑俯首者待汝用世也昜大吾宗吾不仕矣

以至元甲申夏五二日卒年六十一葬某里夫人劉氏以賢淑聞二子長某早世謙始為彰德路總管府判官入為工部員外郎轉都左司事禮曹郎中右司員外郎出尹開州兼諸軍鄂囉遷江浙行省郎中改淮東宣慰副使江西行省郎中再為浙江行省郎固亦足顯其中親況稽近古父位不充而子或通耀固家不欲子孫貴臨祖考故視子孫今何官勲生封而死贈之使貴與之吏興孝勸忠聖元既法行之加郡國公侯于某將相之

家亦他日求推恩之凡也州佐比古上士道可謂未盡行其時矣而先有是仁民之策于庭臣欲紓其急其蘊豈淺淺哉而天嗇是享于其生其留豐報諸其死俾哀榮及廟墓者匪資謙貴也從而銘曰

覆一簣以基崑崙之臺溉由蘖以須負棟之材此常人之情皆亦蹶蹶其艱哉孰曰昌厥後來為濟時之才弁冕崔嵬而非先德之階豈覊於人而天之諧歟必百世滏水隈有由斯銘而伊人之懷者矣

靈山先生董君實墳道碑

嘉議大夫貽江路總管内勸農事董章將勒石甄表其考府君靈山之墓持太平郡文學姚和中事狀丐銘于燧因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揩漢金石惟祖始不可推采者則不本之苟可推采無泯泯而不本者故祝睦緒高辛火正祝融度尚與顓頊世掌位統國法度衡方唐扶之胄堯陳球袁良之苗舜孔耽殷烈蔡湛文葉諸君是後神明者可殫紀耶然是推采雖精博之士遠據

為說猶啓後人牽傅之惑若春秋傳蔡墨對魏獻子龍問曰飂叔安裔子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飲食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春秋外傳以董温董為己姓之族盖黄帝二十五姬酉祁己滕箴任茍僖佶嬛伊惟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則董父非止裔子飂叔安為黄帝裔孫者又較著也在夏殷世大獻無徵周則晉良史狐安于秦將翳漢江都王相仲舒實生廣川其地則今真定屬郡冀之東強故是姓在趙者多宗之

或曰令居真定天禄坊者猶其遺苗君諱珪字君實曽祖明善祖好義考信家真定屬縣靈壽其離析天禄固未大遠至君業儒以江都罷點百家表章六經使道林有統為羣儒首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曰吾家學也遂專經春秋當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頎立女焉事考府君妣夫人色養無違有純孝譽味道自腴恬忽勢利不苟上交所規與者繞兩張公安撫芸太参鵬舉殊篤其敬使則廬違遠則書候其安又善植産積則散周其

鄉歲荒為糜以全餓人加饘癃老以內逮三子章竒彥生曰吾以三人為衆吾家四世惟一其傳積德余在有是衆子延師私塾務知修己治人之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為詞章誇逐時好既其入官惟飭三事曰忠以事上清以約己仁以裕民古之人未有捨是而名昭于時者晚愛靈山勝與親友縱遊曰是荀卿子所謂秦刻趙有苓及松柏之塞者後與封龍無極三公句右其一則余忘之為六名山皆吾郡之望太常給珍幣祠其得

法食者今其文曠墜吾與二三子屬觴乎此亦可爲千古一慨者故人號之靈山先生以至元二十有三年丙戌春三月十有一日卒年至六十九其月十有六日葬某地以前卒宗夫人祔繼娶孫氏章由里官積至太平路總管遷總管平江户甲天下賦重而役繁民頑弗率前政往往以不職罷去及章來爲出令化之不專威虐而政以成績最浙西爲良二千石斯克佩先訓之效也後移臨江至未再月以首疾去哥太原路交鈔庫使廩

司彦提領蘄州路稅課二女適百戸王㝵鄉人趙㝵自章而下皆宗出男孫五汝霖主岳之臨湘簿汝梴提舉大益山屯田汝海同知信州路事女孫五一適燕山劉氏男曾孫十二人仲玉仲珍餘未名玄孫二人嗚呼後靈山者四世已二十有四人入官不家食者四之一其之而益蕃盛光大清顯者可知也已銘曰

維夫于士不全其畀或阸窮家或顯庸世其顯庸世無澤民加𨻳烜其時清議弗華其阸窮家肥遯自遂道集

其躬令譽曰致嗟之有苓伊爾廣川江都之宗寶蔓以緜其存遺編玉杯繁露千載茫茫誰究其緒君曰家學吾舍焉師孝親之餘力振起之天爵篤修紛華若遺追子之仕褆耳三事曰忠事上清以自治仁能裕民則古良史章也持循恪慎其身官二千石歷郡必聞有後如斯亦既克述其來其思無斁爾續

神道碣

孫府君神道碣

少中大夫前同知荆湖北道宣慰使今福建行省郎中孫顯自福州使人持其考廬川事狀六千里走書京師謁銘神道千燧曰我孫氏故鄭管城力田人也族大且滋紬兵興去平土即險而居始遷今河南之登封會歲荒先人分族五百指輦祖妣就饒唐之比陽先祖猶留祖妣卒其族以干戈未靖趨漢南先人死懐先塋生誅思先祖借先妣挺身西北至則鄉邑蕭條先祖已無可問其存歿矣寓食河之北數年復歸剪棘而田斬茅而

堂曰夜作苦十年而能家也復崎嶇唐鄧之郊即遺龍故老哀號百至以求先祖之柩竟負定盧川篤孝如是人有亡罪來歸寧㧿冒法禁舍匿其家不忍聞知官也事去則衣粮而遺之後有子朋顯益躬力穡不勞使之以奪從師知學為吏晚歲號盧川老人與紫雲嵓玉溪輩年相夷者七人相從泉石間方顯通貴力可以足旨甘適凊溫而嚴霜交墜嗚呼命耶孤顯逼以福省始罷令開傳持其印甫畢襄事不得終喪而南固不為吴

天者弔矣重念先人為太早不遇之民行施于家而不昭一時言及其鄉而不聞百里之外功徽而用薄道晦而居卑所以亟勒石者非以溢美誣世是求庶幾吾宗遺苗知權與斯家之易雖明詔嘗有追封之文猶以例未開不敢倡為之請以試不測之雷霆今幸賜銘非顯生拜公嘉我光人亦將肉骨于九原也敢泣血請爕哀其志且生永寧去登封三百均為河南屬縣為生同里鄉少中宣慰荆湖㫺為憲為副官同義不可讓嘗究孫

氏先世由喪亂名字皆逸少中之祖伯季四人其作也始從登封者實生盧川君諱聚字某年八十五以至元丙戌冬十月十日卒葬先塋以配元祖氏祔程有賢行以君四十無子為娶姨母尹氏子而生明顯明讀書不仕男孫七人碩將仕郎峽州路知事復將仕郎主枝江簿亨謙豫節元咸幼女孫一人亦幼男曾孫六人未名女曾孫四人逾幼嗚呼君夫婦惸然還登封及其屬纊三世子孫已且二十人其婚姻葛藟之家猶不居是選

固已衍為盛門已微而昌始屯而亨天之福人亦易矣哉人少中泣民治軍遠跡嶺海蜚聲振績為時閒臣子貴應銘法曰

凡今受姓咸出黄軒其自以氏實為公孫後有王孫别胄王室文由便省去覆而隻有煜兩孫世緒咸遥欲一其初循本自條其居登封由管城徙鋒鏑逃歸孑然一已胼胝手足克艱造家感迷先丘號遹遐求民欲天從爰昭其孝指所在藏假人以造廼安斯窆廬店之阡為

子擇師斵材毓賢日薄西山釋勤曰佚闢蘭釀松踐蒿

故實伊誰首之內翰馮公君誠未學異世樂同杖屨聯

翩榼壺攜載傴傴耆耆白首七葷富田連疇壽垂九齡

子孫官歸朱紫拜庭君可畫有人所願愛黄腸一棺無

恨于蓋送終隆數孝子義為蒿高如拳始爛之碑

奉訓大夫知常德龍陽州孝子梁公神道碣

維梁氏世彰德安陽人金進士棟生偉皇府録事生生

忠濟為東平嚴侯力能生殺人彰德時為屬城招不能

致足白自信不可威屈生君諱璨字文玉脩幹美鬈好學篤古考府君卒廬于墓側晨夕悲號不異袒括手理垣木鄉隣傷之衆佐其力終喪初事北安王再辟掾脊comment後從濟江以平宋勞官承務即尹湖之長興民俗生女則教琴筑歌舞長利枝色事人貸感滿則質他室取生男謂無所于得率不鞠後棄諸水為擻曉曰若新國也未知吾元為律倚市門子猶不敢棄況茲天民長賴給上力役者不特傷汝父子之親亦乖聖世繁育生齒

之旨敢復然者論以違制由讀木蘭院碑載宋寶慶丁亥湖水大溢流死數萬聚棼於此若京觀然遂盡傷心罪前為令羅是大厄猶不為廑安必與時湖水不再至耶發民築防延數十里高袤及丈日急其程如水朝夕至者恍以使之民不怨勞竟工種柳雜木其上以捍衝齧縣有李王祠百區皆非法食毀毛木用新縣治廟取學尤麗高敞加什其舊即其羨材倉廩府庫病坊遞舍無不改為居民行旅為之改觀效命義軍故皆鹽夫羣

行市中人無誰何一日稚醜甕砂酒翁目叱衙兵追捕哉諫如是驟繩恐不利尹君曰吾奉天子命尹此土莅此民安能坐視鼠子與尹爭長雄自爲名哉盡收其黨二十餘輩杖之隣死自爾鄉民效尤夙號難令小裂公牒大殺兵吏者皆側足斂手無敢肆暴嘗裹糧綬印行田老父為具食發橐償直父問所綬為何曰吾令也綬縣印耳父出告其鄉鄉民百數十人追及于行爭持酒炙遮留後至者觸器覆酒流地酒主憤云令去必刃汝

觸者曰吾亦有刃報之君曰民以吾故相仇其咎在令

惶駭罪其失言二人慚伏君為曉曰吾元禁挾弓矢持

刀槊嚴甚輕杖重死若曹何苦干禁挾此為耶且戍兵

以索此為名得之則破汝産其皆納置令所乃得兵數

千事而還後衙兵暮夜追呼民燭令署畫刻而至訟牒

至前決以其日未嘗渫囚圜土屢空去之曰士民號送

填道擁馬既久猶思求頌其德刻石縣門後令不可民

請不置者數年一監縣者曰梁令非有惠民何能致然

從汝樹石公堂右方書令歲陽歲名以彰其賢且俾人灼吾不昧善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去寶應實一甲子湖大溢水不肖防纔二尺民始歎曰微梁令葬魚腹矣雖求為魚得乎加承直福建勸農營田副使廵行建寧時羣盜聚浦城戍將方加兵君止之請身至其棚曉曰汝皆平民逃州縣重賦繁役出此甚不得已之策汝曹自計甲兵堅利儲餽有繼訓練有素徵發日多孰與官軍而乃以就盡毆聚鳥散之人抗之不敵明矣能從吾

言捨險即夷相率而歸小可以徼賞大可以得官孰與鬬官軍身膏草野妻子奴人乎因血指為盟民感泣投戈拜賜不煩兵而附順者若干千人後議事福建省會南劒俘賊妻孥三百餘人至公曰是亦平民為賊驅脅宜旌別之縱歸者半尋遷福建都轉運副使丁妣夫人憂又廬墓終喪升泰訓大夫知常德龍陽州民聞有惠長興爭境逆而遲其來方大施張以變前習數月代至民復境送而速其去大德四年為子鎮畢婚南劒夏六

月十一日卒歸葬其鄉先塋夫人同郡李氏二子伯也鈷有學行二女已從同郡趙某許昌程某二孫浩浦至大己酉有司上群從共居族子亦能喪親如君詩曰教海爾子式穀似之宜特旌異風勵四方廷臣用嘉揭諸大逵爲孝義坊過者式焉鎮恐先德猶未白世聞燧舟應宮賔之招自淮安逆至儀真拜而請曰先君墓碑未敢遽言俟他日必即京師見懇今而果來爲之詩曰

聞古有訓孝子之至不于養生于喪自致敦古如君未

忍其親玄宅長還曠野無隣即丘築室僅蔽雨日呱呱
三年忘盥與櫛家本之身克爾親親推以為國何有仁
民長與孩乳脱不究天患防悍馴麻獘皆矯于福營田
幼農是官往造賊巢柔暴舌殘雖生平為蓋棺廷定不
有太史執筆卓行瀰瀰清漳源出太行有碣其壖流芳
與長

武畧將軍知秦州史君神道碣

至元十有六年其歳己卯五月二十有一日武畧將軍

知秦州史君卒後二十二年夫人亦卒又後是十有一年至大辛亥其子興平令誠三千里馳書京師于燧曰昔太傳魏國文正許公私淑于秦我先人時童子北面事之君年先立于下風令將舉是二喪別塋于長勝坊少陵原樹碣墳道昭示悠長銘捨先友其將誰託余勤其請之遠為序曰維史氏雲中人太祖加兵中國禡牙始此故考府君廣隷師王穆呼哩戲下以從殘河朔河東功戍鎮西州金虧國播汴棄闕輔從其民于河之南

乃偕田侯雄踰西河雄取京兆府君逐盜華州戍荆杞飯蓬稗以立官舍又歲從太師塔爾海伐蜀功授璽書金符即知華州有子八人君其嫡長諱克恭字子敬者皆先師所命年十有八府君丐老遂襲為州惟騎射精妙得其家學他皆戞去紈綺豪習遇其聯仕不以刺州自多而克下之華之父老故人咸語曰吾邦君有子能爾其所加禮不以年少而後其父會罷世侯遷刺同州接壤華人信已素滿秋刺乾土廣而戶寡不虗旬浹以

當甘凉諸侯王妃主吐蕃去來驛途比供億不失幸未速戾實艱實棘勵志州校剏倅爲倡剏新廟學後刺葭州葭瀕西河方攝延安路事咎順寇成都盡發路民爲兵以戍君汰貧弱惟抽富民産沃丁衆者籍之輿誦曰平俄秦藩肇建方冬發萬人築白海行邸君營五原寨涵寒甚于他州方是之時急其程作民民必槁死君輟徵集須春赴功其不苛民媚事形勢如此移刺秦州未上而卒饒三十有五嗚呼不年哉大帝淵龍自輝驛致

先師至秦實歲甲寅君從學八寒暑先師嘗譽其原重篤勤有入道資由己未還鄉河內故不卒業而早宦所就已此夫人爪爾佳氏金遼東行省博勒卓之孫皇先辭使色埒之女當君之卒年猶盛也三子誠弟謙以門功主同官簿讓不祿觀三子成立若是豈不為善持家學之徵歟女孫三姆銘曰

繄君先公興龍之遊拔民于雲樹勳先功初亦豈易奮父額行攻壘略地大河之陽由晉而西移軍弘農乃剪

殆攘有華四封何以寵嘉有煒金印副之命書郡侯是
列君龔為州猶小子侯會華世官循年轉流遷之馮翊
與華壤錯吏習民安坐嘯畫諾于乾于葭乾難葭尤乾
止倏還葭多隱憂隱憂如何籍兵戍蜀與彼秦藩行郎
廹築乃恤民寒緩程須春年不三紀未上卒秦司月旦
者評有二悼一不終業魏國去蚕一官止西雖曰通家
有施不幸神都去遐不岐其階終始州刺豈天嗇之將
爾嗣少陵之原實古上林碣以表阡庸告來今

太倉監趙君神道碣

燧讀廣平府教張宏狀其弟子今奉議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勵之考太倉監君之行而取其三焉曰學約而醇官久而卑操窮而確葢書以乘治忽詩以正性情易以際人天而春秋以謹名分著懲勸其删定繫作雖一出仲尼之手以請賢弟之問聖師之對示萬世以操存涵養為傳心之要典者惟論語為然而君誦之終身不治他經雖不治他經以推治他經譬則

破竹將無有迎任而不解其節者豈若今務博者童子
知誦六經白首猶迷其源委君亦漢氏諸儒專門一經
顓多成才之亞歟故出而仕其卑則監倉夫積久而易
糠腐者惟粟必嬴其入而棓其出嬴其入也則輸粟之
家病棓其出也廩之家攸之或一有言皆觸禁者剟利
所在覬得者衆臨制之吏鈞名綜實不于書則于庚鱗
比取之月異而歲新焉幸有慎者已不為盜人則廹使
必盜故完往而敗歸絜入而汙出償產傭孥者武敏接

也此監府縣倉者然也太倉則儲愊隕之粟于斯其糠腐尤夥尤夥則羸入而棓出者愈無紀極地由適輦穀則病而忮者易怨易怨則完往而敗歸潔入而汗出愈速或一二歳爲之不償産傭筝者有之必無二十年之久而不蹈者非不循俗嚴己以拒人察察醇白者疇克爾然亦确确乎其艱哉或疑是非德之大不曰鄭國之大不曰鄭國之渠鑿涇注填閼者水也井亦水也以之溉也井之利累日夜有不能終畝而鄭渠歳灌潟鹵四

萬餘頃夫不計井之勞與所居之小之異而責其不為鄭渠世鮮不以為迂使日夜汲之積二十年之久洌而不竭亦佳井哉監倉古委吏比也仲尼之聖猶止于當會計讀語而學仲尼者能是已矣非德歟既其歸也有廬于城而無田于野無臧獲以服事朝夕供井舅之勞薪糧之須諸子身之衣惡食菲安不怨尤里之豪悍有耻其乏者曰使幸交我我則周之君曰吾受德鄭暴以捐吾介不可及子勵仕常從之官每飭之曰世固有羞

賤貧而希富貴權倖以死無田者矣莫不一敗瓦裂汝
惟義命之安禄入之外不可他勞銖髪以賤其心能謹
其事而忠于上則良子也七十九卒猶以是爲頎言實
至元甲申四月十有一日也君諱珪字君璋世居盧龍
范陽閭四世祖通以材武得官于遼為千夫長祖達不
仕考托監酒工蔡義宗播蔡死蔡亂君踰河僑家洺州
將成候兵曹後入監太倉洺令易為廣平為府元配河
南胡氏前卒三十二年三子或德安勵金無經學吾元

狥地漢上得江漢先生趙復于雲夢至熟而經生始集
武從之遊有善學譽與耆宿友年二十四德安年四十
皆前卒一女適肥鄉蓋氏再配東海盧氏前卒二十年
男孫某年二十五而卒女孫一適同郡輕氏一適巴圖
總管子毛顏孫曾孫一人未名勵自知淮東憲事入掾
中臺又掾中書出同晉州雲南行御史臺都事今為湖
南至所治善恰其先訓者大德戊戌將故葬君與兩夫
人于其鄉里求燧銘墓碣銘曰

生煒百輝殘淹具升熟曰嗣人克善秉承幽光于生蓋棺益耀非子式顯歸以何道嗟太倉君恬養廉貧其志不越式是後人入循周行出而要荒繡衣所如梟狐遁藏掬爲良子可曰不負令甲聽爲于親可後易桓爲碣洺水之阡太史繫詩何永不傳

收庵集卷二十五